孫克兵學新論

李浴日 編

世界兵學社發行

ARL VON CLAUSEWIT

林　序

在分崩離析互爭消長之春秋時代，因為客觀環境治亂理棼之要求，遂孕育孫子之兵學思想，而成為武經之冠冕。在拿破崙睥睨歐陸侵淩弱小之十八世紀末葉，因為報仇雪恥，遂產生普魯士之克勞塞維慈而成為兵學上西方之一顆彗星，此兩氏在其各個當時運用兵學所取得之成就；孫氏將吳，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克氏則有一八一五年之滑鉄盧之役，而使拿破崙一敗塗地，此二氏偉大之成就，猶不在當時之事業，而在孫氏所著之《孫子》，克氏所著之《戰爭論》，振古鑠今，放兵學界萬代之異彩。

《孫子》十三篇，尾川敬二謂：「在兵法上具有最高威權」，阿多俊介則稱：「為萬古不易之真理」。《戰爭論》一書，史蒂芬謂：「德國有能力的軍人，都是本書教育所賜」，吉爾伯特則稱：「本書是一切軍事家政治家枕中之祕本」。是兩書在兵學上之權威，已形成東西兩方之代表作。

李浴日先生為富有研究精神之時代兵學家，現任世界兵學編譯社社長，當中日戰爭啓幕未久之際，而有《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譯著；茲值抗戰與侵略，民主與納粹兩大力量在東西兩方面作最後決鬥之今日，復有《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編纂，以闡發與貫通二氏最高鬥智之指導與祕訣，其用心之深長，當不難體會，希望我國每一個時代戰鬥員各手一編，而從中覓得與把握孫、克二氏之兵學神髓，以運用於各個戰鬥場合，吾深信其必所向有功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林薰南敬撰於曲江

編 者 序

孫子與克勞塞維慈同為世界的兵聖，其書俱稱為東西兵學的代表作，這是人人所週知的了。《孫子兵法》產生于中國，卻成為東方兵學體系的柱石，克氏《戰爭論》產生于德國，卻成為西方兵學體系的軸心，就時間說，他倆是「先後輝映」，就空間說，是「東西媲美」、「兵學雙璧」的妙喻，不是虛發的吧！

可是真理並不為時間所限，亦不為空間所限，孫、克兩氏兵學的光芒早已放射於世界每一個角落了。

近年來中國兵學界出版關於《孫子》研究的專著，層出不窮，關於克氏《戰爭論》的譯本，亦有好幾種，如瞿壽禔的《大戰學理》、訓練總監部的《戰爭論》、陸軍大學的《戰爭論》，黃煥文的《大戰學理》、柳若水的《戰爭論》、傅大慶的《戰爭論》（後兩種譯本，僅出有上冊，尚缺下冊），此外尚有我在迻譯中的《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成田賴武著）。至關於孫子與克氏兵學的研究論文，散見於各地報章與雜誌上為數亦不少，惟讀者為時間與空間所限，往往未能一一盡窺，不無遺憾！ 且以這浩瀚的作品，又待取捨校正和編序，以便讀者之研究，這一件工作竟又輪到我的崗位來了。在這書裏，除已發表的作品外，仍有特約稿數篇，這是值得一提的。

以下讓我把孫、克兩氏兵學分開來作一些評論:

孫子生於周敬王的時代，距今二千四百餘年的當時，以書法的艱難，沒有紙，也沒有筆，在兵學上竟能完成這一部不朽的名

著，真令人驚嘆不置。日本研究家曾譽為：「不朽不滅的大藝術品」。又為「古來帝王的祕本，將相的祕本，及其他一切鬥士猛士的祕本」。可見是書的價值。迄今譯本已遍於英、美、法、蘇及德、日等國，尤以日本小鬼子最為傾倒。

我國兵書，有所謂「七書」者，（可稱為兵學叢書或兵學集成），即《孫子》、《吳子》、《尉繚子》、《六韜》、《三略》、《司馬法》、《李衛公問對》等，就中以《孫子》為「鶴立雞羣」，其他六書雖各有特色，但在軍事哲學上卻比《孫子》差的太遠了。

孫子的不朽，自有其原因在，即他所建立兵學的理論，僅是原理原則，不涉於枝葉末節，以此供人而做千變萬化的妙用。故它的原理原則，就是在現代的總力戰上、立體戰上，依然可以適用。總之，它是不因時代的推移，而失掉它的生命。

可是《孫子》全書，迄今亦非無可非議之處，而我們應澈底清算的，就是他所說的「伐國」及「掠鄉分眾，廓地分利」的思想，不待說，這是古代封建軍事主義的表現，亦今日所謂侵略主義，（克氏亦犯此種毛病，讀者一閱該書，便可瞭然）。可是今日中國的戰爭思想是進化為反封建的、反侵略的救國救世之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了，詳見拙作：《中山戰爭論》。

要之，《孫子》這部書是百分之九十九可取的，它是我們民族的傳家寶，今後我們應切實奉為兵法圭臬、國防指針，不應再以懷疑學派的態度，來吹毛求疵，信口雌簧，說它是什麼杜撰的了。尤其我覺得最可笑的，竟有人臆斷它是戰國時代山林處士所

為，我總想不出從狗嘴裏可以掘出象牙來，以一個沒有實戰經驗的普通處士而可以寫出這一部不朽的軍事名著。尤其是這種論調足使國人失掉對它的信心，以至輕視它的真理，於民族國家是有損無益的。

其次說到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

兵學家真是不易多見，在孫子二千多年後，歐洲兵學界裏，才有德國克勞塞維慈的出現。克氏在十九世紀之初，以十二年的長時間來完成這部《戰爭論》，使兵學起了劃時期的發展，真是孫子以後的第一人。克氏的軍事天才，除今日我們從他的遺著中領略到外，即當時彼的良友格奈塞瑙將軍致書魯登伯格亦說：「克氏奇才，實是國家的棟樑，倘若我不克居軍之高位，願隸克氏而為下屬」。可見克氏的見重於當時。克氏一生無赫赫之戰功，當一八三〇年德法戰爭有再發之兆，德皇曾內定格奈塞瑙為最高指揮官，克氏為總參謀長，這正是他立功的良機，惟戰事未發，已於一八三一年與世長辭了。

克氏的《戰爭論》，自問世以來，所博得各國兵家好評，茲不可贅。惟據我今日對克氏這部遺著的研究，認為它確是一部不朽的武力戰或軍事戰的名著，不是把政治戰、經濟戰、思想戰及武力戰冶於一爐的全體性戰爭的書。可是現代戰爭已由過去的單純武力戰進化為全體戰。克氏在其著作中，雖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但他是側重於外交方面，並沒有論及內政應採取如何方式。雖有多少關於經濟戰、宣傳戰與間諜戰的言論，但分量上未免太不夠了。再就它在武力戰上而說，因為克氏的眼界太侷限

於大陸，所以他沒有提到海軍問題、陸軍與海軍聯合作戰問題。又因為時代的關係，沒有談到空軍，亦為必然之事。還有一種最壞的影響，就是他過度頌揚「絕對戰爭」的思想，力斷「戰爭為暴力無界限的行使」，及反對戰爭哲學中混入「博愛主義」，因此養成德國軍人極端殘暴的性格，表現於上次歐戰如此，即在這次歐戰也是一樣，歐洲文明殆為納粹所摧毀了，所以我們研究克氏的理論應排除其渣滓，攝取其精華才可。

可是克氏的《戰爭論》雖是一部陸戰的書，其中卻有許多原理原則也同《孫子》一樣的不朽，而可以應用於現代戰爭的各方面，全世界的軍人們依然要當為必讀的兵經。

其次就孫、克這兩部著作的形式說，孫簡而克詳，就所用的哲學方法說，克氏接受黑格爾的辯證法，孫子的也合乎辯證法。惟孫子的兵理則比克氏高深得多，他日有暇，容作詳談。還有，孫、克的著作均有其獨特的作用的，即孫子為引起吳王注意，於書中每舉吳之世仇為喻，如說：「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又說：「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克氏為喚起德人運用其戰理而報復德國世仇---法國，便以對法作戰而結束全書，智者用心，東西同一。

孫子逝了，克氏逝了，他們偉大的精神遺產猶閃耀於人間。孫子而後不知發生過多少次戰爭，克氏而後也不知發生過多少次戰爭，在過去的戰爭中，暫按勿提，惟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卻深深地感覺到他倆太忽略武器的重要性，即他倆沒有強調應如何發

明新武器，以促進戰爭，如何使用新武器發揮最大的威力，以博取戰爭的勝利。武器在他們當時還沒有表現著特殊的驚人力量，即一生在中國鐵器（仍是戈矛、刀戟之類）剛剛使用於戰爭的春秋時代，一生在步槍火砲剛剛使用於戰爭的歐洲十九世紀之初。今日的戰爭是科學戰爭，是工業戰爭，沒有科學（且要發達）便沒有工業，沒有工業（且要發達）便不能製造新武器，沒有新武器（且要質量第一）簡直不能參加現代的戰爭，所以今後我們為建設必勝不敗的武力，就要認識孫、克兵學的缺陷，而積極發展科學，發展工業來建設機械化與摩托化的新部隊才可。

憧憬於虛無縹緲之和平的中國人們呀！你們是要受戰鬥學術---孫、克兵學的洗禮了。我老實告訴你，今後的世界是不會永遠和平的，你們還是空談和平，坐讓鉄騎蹂躪，抑是腳踏實地來接受戰鬥的學術，起而自強自衛？其實以今日的中國來說，非發展兵學不足以起衰振廢，非發展兵學不足以立國強國，非發展兵學不足以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和解放。

李浴日

序於桂林、衡陽旅次，時民國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再　序

現在雖已進入原子戰爭時代，但孫子與克勞塞維慈的兵學依然有其不朽的價值；雖說將來原子彈有不用的可能，但不管在將來任何戰爭中，尤其是在現階段軍事上，他倆的兵學卻為每一陸海空將校必讀的經典。

本書原名《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刊行於一九四三年之韶關，現改名《孫克兵學新論》再版，曾抽出有時間性的論文，如陳縱材先生：《以孫子兵法分析德國五年來之軍事行動》及拙作《從孫子兵法分析敵人進攻粵北的潰敗》兩篇，另徵得楊耿光先生的同意，編入其大作:《孫子的戰術思想》一文。這是要請陳先生原諒，并向楊先生致謝的。

我自還都以來，已先後出版了《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及《孫子新研究》兩書。惟覺得為增進讀者對這兩大巨人的遺作了解，還有把本書再版的必要。在這裏，我覺得把我們兵學界的良師益友的作品編在一起出版，不勝愉快之至。其中如楊耿光先生、吳石先生、萬耀煌先生、林薰南先生、徐慶譽先生、蕭天石先生、譚彼岸先生、李純青先生都是多年的良師益友，惟有林夏先生則未見面，彭鐵雲先生當時雖近在咫尺，亦無緣識荊，僅有通問而已。

最後，謹祝本書各作者康健，并望讀者賜予指正！

李浴日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於首都

從《孫子兵法》分析敵犯粵北的潰敗

最近我們在粵漢鐵路的北端剛剛打了一個勝仗——湘北大捷，跟著在粵漢鐵路的南端又打了一個勝仗——粵北大捷，這真是先後輝映的兩幕壯劇。抗戰到了第三年，是我的勝利年，反之是敵的失敗年。半年來，我已打了幾次大勝仗：在中條山、在太行山、在鄂北、在湘北、在粵北。

敵在在中條山、太行山、鄂北、湘北的慘敗，暫擱勿論。這次在粵北的潰敗，我試從《孫子兵法》作一個註腳。《孫子兵法》是兵法的聖典，它的原理原則可以說明歷史上每一次戰爭的勝敗，自然，這次敵人進犯粵北的潰敗，也逃不出《孫子兵法》的原理原則。

日本原為一個野蠻的國家，一切文化均由我國輸入，據云日本之有《孫子兵法》，係由吉備真備到唐留學時攜返。自此以後，歷代軍人，奉若圭臬，莫不悉心研究與運用。例如名將武田信玄曾摘錄《孫子．軍爭篇》：「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四句名言寫上軍旗，竪於營門。八幡太郎受兵法於大江匡房，於陸奧之役，因憶起〈行軍〉篇的「鳥起者伏也」，故看見雁羣亂然 飛起，遂斷為有敵的伏兵，得免於危。日俄之役，聯合海軍總司令東鄉元帥於對馬海峽的大海戰，大敗俄國的海軍，其戰法亦出自孫子，彼出發時攜有一冊《孫子》，於戰勝後，曾道其戰勝之理：「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見〈虛實〉篇）。陸軍大學講授孫子，天皇亦受孫子於師傅。近代學者專家，對於《孫子》研究的書籍達數十種，不獨全國軍人，即一般人

也有著一種研究《孫子》狂，由此可以看到日本軍人所受《孫子兵法》的影響，亦可以看到日本軍閥此次侵華對於《孫子兵法》的運用。《孫子兵法》是一部對外攻略的兵書，最宜於軍人侵華的採用，尤其孫子所主張的「不戰而屈」的戰略，「速戰速決」的戰略，與客兵（亦即敵地作戰）使用的優勢，更為敵閥所拜倒。「速戰速決」的戰略，雖為近代德將毛奇、史蒂芬、賽克特與英國軍事家普拉、意國軍事家杜黑所極力主張，卻以孫子為創始者，孫子是兩千年前的天才軍事家，彼〈作戰〉篇說：「其用戰也貴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這個戰略，固為用兵上的善策，但決定勝敗的因素很多，沒有具備各種因素而妄用之，則必失敗，正如砒霜可以醫人，亦可以殺人一樣，自古以來，沒有絕對必勝的戰略戰術，全視用者如何而已。這次敵人進攻我國，運用《孫子兵法》的原理原則之處很多，而其違反孫子的原理原則之處更多。從前我曾寫過一篇《從孫子兵法證明日本必敗》，在這裡，我僅就本題來說。

孫子說:「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卻說敵人華南派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將，這次在所謂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大將及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中將的指揮之下，以三個師團的兵力，編為佐伯、土橋、櫻井、久納、三宅、籐井六個兵團，分為三路北犯，以主力（內有數千騎兵）選擇我翁源線某軍他調的虛隙，正如孫子所說：「攻某無備，出其不意」、「避實就虛」、「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敵人開闔，必亟入之」（開闔為虛隙意---浴曰註），又出以迅雷疾風之勢

，正如孫子所說：「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動如雷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進出翁源，直趨韶關，不必受重大的犧牲，便可以奪取我廣東戰時之政治軍事中心韶關，藉以打通粵漢線，威脅我湘贛桂的側背，打擊我軍民抗戰的意志，挽回桂南作戰不利的形勢，與擴張華南的偽政權。但欲戰爭的勝利，光把握著孫子這兩個原理原則，是不夠的，因其違背孫子之處太多，便造成這次的敗績，重演拿破崙逃出莫斯科的慘劇，現我且根據《孫子兵法》分析如下:

（一）將軍驕橫

孫子說：「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將是軍的首腦，將以謀為主，謀是運心，奪心則謀亂，謀亂則敗，可見將心關係作戰的重要，心的表現很多，驕是一種，將驕必敗。從前曹操敗於赤壁，符堅敗於淝水，都是因為驕。孫子在兵法十三篇上屢言將士驕橫的不可，〈始計〉篇說：「卑而驕之」，即是說為制敵取勝，示以卑遜的態度，使敵驕橫，以便有隙可乘。〈地形〉篇說：「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即是說兵驕不可用，自然將驕更不能通謀制勝的。〈行軍〉篇說：「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易是輕舉妄動意，輕舉妄動，就是因驕，將驕必為敵所擒。所以〈九地〉篇說：「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即是說將軍要有科學的頭腦與科學的方法，這是反驕橫的，也是反一切感情作用的，所以為將者必須能靜能幽，能正能治，這樣的計慮與行動，才能取勝。〈始計〉篇說：「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這樣，方可御下克敵，不然，驕橫行事，必遭覆滅。

原來敵閥對中國的態度，一向是驕橫的，自甲午戰勝，及二十一條約由袁世凱簽字後，已目無中國。尤其在「九一八事變」，不刃血而奪取我瀋陽，更瞧不起中國，視中國若俎上肉。依田中義一奏摺上所主張：「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洲，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這算是敵閥驕橫的總自白。敵人素認中國軍人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爭權奪利、不能一致團結對外。所以在「七七事變」的當時，便想以十五個師團，預期三個月，貫澈其速戰速決的戰略，征服中國，獨霸遠東，但我國軍人與朝野上下均能團結一致對外，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號下，不惜任何犧牲，展開長期抗戰，已將其速戰速決的戰略粉碎，但敵人以奪取了我許多城市及樹立了好幾處偽政權，仍是一樣的驕橫。

說到敵人對廣東的態度，因為廣東人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曾表演過不少轟轟烈烈的事蹟，如三元里民衆的抗英、洪秀全的反清、馮子材的抗法、孫總理的革命、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起義，以及十五年的北伐，所以敵人認為廣東人富有革命精神，相當厲害，而相當可畏。尤其是到了「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在上海給與重大的打擊後，于是對廣東人就加以特別警戒了。例如：日本士官學校停止招收廣東學生，廣東在日本的僑民，加以嚴密的監視等等。可是敵人經前年偷登大亞灣，進襲廣州的成功，以及去年佔領瓊崖、汕頭與欽州登陸的順手，便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了態度，由敬畏變為輕視，這便是養成他對廣東驕橫的心理。板垣是

日本天字第一的戰將，又自命為「支那通」，過去參加對華作戰，一敗于平型關，再敗于台兒莊，這次被派來華充當總參謀長（西尾是總司令，但人老氣衰，無甚主意，只是作彼的工具），驕氣依然未除，於湘北大敗之後，轉犯南寧，又陷於不利，這時，且驕且怒，乃令目空一切。氣蓋華南的安籐中將率眾北犯，安籐蟄伏廣州已久，目擊廣州的一切，自然時時刻刻增加他的驕氣，又認日本人是神明的子孫，得天保佑獨厚，其心更驕，例如彼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從化司令部發出第五三一號作戰命令，其開頭即云：「得天獨厚之本集團軍，作戰進展，極為有利」。於是昧於知己知彼、不能先立於不敗之地、不能確立必勝的周密作戰計劃，例如不顧有無接濟、不顧我方有無援軍，便指揮右翼的孤軍一直衝入我山地數百里，其驕可見，這便是造成他此次北犯潰敗的主因。

（二）不知己彼

敵人因為太驕橫，自然昧於知己知彼。

《孫子・謀攻篇》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地形〉篇說：「知己知彼，勝乃不殆」，這真是千古不朽的名言。不過知己知彼是不容易的，關於知彼方面，敵人雖然利用漢奸間諜，但報酬太薄，人也不願為他認真努力，自然得不到詳細而真確的情報。關於知己方面，以驕氣沖天，更不會知道自己的弱點。〈謀攻〉篇說：「知可以戰不可與戰者勝」，敵人不知自己軍隊攻擊精神的沮喪，反戰空氣瀰漫軍中，人人厭戰，尤其是近衛旅團為天皇衛隊，駐紮東京，過慣城市生活，不習山地戰鬥，被迫

來華送死，心中極抱不平，故一遭我軍截擊，便倉皇逃逸。據說：敵兵是很怕死的，當停住我村莊城市時，竟有聞我民衆的槍聲與鳴鑼聲，便慌張地逃回屋內，趕快關起門來的笑話。在知彼方面，他以為我軍依然像過去一樣的腐敗，見敵即逃，不堪一擊。殊不知我軍自余總司令確實整理，張司令長官回來領導之後，士氣大振，各願為殺敵救鄉而拚命。至於民衆方面，自李主席主政以來，提倡民族正氣、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剷除貪污、及發展國民經濟等，早已提高大家抗敵的精神，軍民打成一片，都在此次會戰中表現出來了。同篇又說：「識眾寡之用者勝」，兵力的大小是決定戰爭勝敗的要素，從前秦始皇為攻荊國，問李信與王翦攻荊要兵多少，李信答道：「要二十萬」，王翦則答道：「要六十萬」，始皇佩服李信的膽識，用信將兵二十萬攻荊，不足，結果以六十萬破之，王翦真可謂識眾寡之用的名將了。此次敵人進攻粵北，只有李信之昧，沒有王翦之明，乃想以三個師團的兵力，包圍六千四百平方公里的山岳地帶，消滅我主力，奪取我韶關，自然兵力不足。敵雖知我韶關外圍缺乏兵力，但不知我又粵漢鐵路之便，立即可增援前來，故抵新江之敵，一與我援軍接觸，自知兵力薄弱，不堪一擊，便狼狽回竄了。〈地形〉篇說：「料敵制勝……上將之道也」。即說為將者要先知敵情，和知敵所採的戰略戰術，方能制敵取勝者，但是敵人這次對我所採取的戰略戰術，卻不明瞭。即敵不明瞭我戰略，「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虛實〉篇），立於主動，引敵深入，實行反包圍；又不明瞭我戰術，「以正合以奇勝」（〈兵勢〉篇），把運動戰配合陣地戰，不再集結兵力死守原有陣地，適時即分兵構

成機動兵團，向敵側背攻擊。所以這次敵人在源潭附近、牛背脊附近、及呂田、梅坑、青塘一帶被我擊破，就是以此。

（三）計劃錯誤

敵人因為不知己彼，自然所定的作戰計劃也是錯誤的，作戰計劃的錯誤與否，恆足以決定戰爭的勝敗。《孫子・始計篇》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軍形〉篇引：「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是必勝的計劃意---浴日註）〈九地〉篇說：「運兵計謀，為不可測」，又說：「踐墨隨敵，以決戰事」（墨是計劃意---浴日註）。這都是力言對敵作戰要先確立有正確的作戰計劃，方能克敵。但是敵這次進犯韶關，因為昧於知己知彼，所以所定的作戰計劃，分兵三路——左翼（據說為藤井兵團）沿鐵路線北犯，進出英德，與右翼會師於韶關，右翼（為佐伯、土橋兩兵團）由增城北犯，經梅坑進出翁源，奪取韶關與南雄。中路主力（據說為櫻井、久納、三宅三兵團，近衛旅團在內），乘車由從化經米埗墟，到良口墟，即分為兩部，一部趨牛背牽制我正面兵力，一部由良口墟出翁源與右翼合流，構成主力，奪取我韶關與南雄。這一個大迂迴，企圖包圍殲滅我保衛粵北的主力於佛崗一帶，或壓迫我佛崗一帶保衛粵北的主力，瀕於解體。這是欲以外綫作戰，擊破我內線作戰的，但因各路兵力不足，尤其不宜置主力於右翼的特別險阻地形，所以不獨不能把我保衛粵北的主力殲滅或壓迫解體，反為我由守勢轉為攻勢，發揮內線作戰的特質，實行反包圍，將

其逐個擊破。這是敵人作戰計劃的錯誤，同時也是敵人戰略的失敗。

（四）地形困阨

地形在武器進步的現代，雖不是戰爭勝敗的決定因素，卻是補助的因素。孫子在古代對於地形很注意，〈始計〉篇說：「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同篇又說：「天地孰得」，〈地形〉篇說：「知天知地，勝乃可全」，這次敵人進犯粵北，於事先對粵北的地形，因為矯心所蒙蔽，沒有偵察判斷清楚。原來粵北的地形，如清遠、英德、從化、佛岡、龍門、新豐、翁源、曲江等地，實包含《孫子兵法》上所舉的下列地形：

一．絕地：〈九變〉篇說：「絕地勿留」。

二．圮地：〈九地〉篇說：「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

三．圍地：同篇說：「所由入者險，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為圍地」。

四．挂形：〈地形〉篇說：「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五．險形：同篇說：「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且在這種地帶中，又有〈行軍〉篇所說的「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這真是一個不易行軍，不易作戰的山岳地帶。

這個山岳地帶，粵漢鉄路與各縣公路早經我破壞，使敵的戰車與重炮，不能前進參加戰鬥，即飛機因草木雲霧的障礙，亦不易找到投彈的正確目標。行軍有時跑數十里都不見一個村莊，食料、飲料非常缺乏，敵人到了這個地帶，舉目四顧，就會感到心寒膽散了。所以右翼部隊當在新江墟一遇我援軍，又因所帶五日乾糧，即將告罄，而崇山峻嶺一層層的包圍著，不禁手忙腳亂，大有全軍覆滅之虞，只得拔腳向後回竄。回竄時，以山路窄狹，分為二路，日夜強行，天寒地凍跌斃岩谷中者甚多。沿途遭我團隊與武裝民眾利用險阻，擊斃者亦復不少，死屍與槍械、彈藥、器材、文件遺棄道左，觸目皆是。至敵在源潭附近時，曾為林將軍廷華利用該處山地，佈設袋形陣地，殺敵千餘。其在英德、在牛背脊、在呂田、梅坑、青塘一帶，亦為我軍利用險阻，殲敵數千，敵人不知我恃有優越的地利，冒險前進，安有不自投羅網之理。

還有，用兵固貴迅速，但有時也有危險性的。〈兵勢〉篇說：「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將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擒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又說：「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損」。敵軍素以用兵迅速為特長的，此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犯粵北，其遺禍，竟逃不出孫子這番的預料之外。其次，〈九地〉篇說：「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是說軍隊作戰要能協同動作的。此次敵人分為三路進犯粵北，當我擊他的左翼時，右翼便不能赴援，擊他的右

翼時，左翼亦不能赴援，擊他的中路時，而左右翼亦均不能赴援，雖說各路各有任務，非用以相救援，但當截擊他一路時，前後部隊因困於隘路，亦不能相援救，只各自倉皇逃命。於此足見敵人部隊間不能協同動作，亦是潰敗的一因。

以上係就軍事方面而言。以下再就政治方面而說：

軍事與政治是有著密切關係的，所以在現代軍事學上便有「政治戰爭」名詞的產生。從前拿破崙進攻莫斯科，因為沒有政治力量的輔助，終至敗覆。德國在上次歐戰的失敗，並不是失敗于軍事，而是失敗於政治--革命起於國內。孫子在古代早已看到政治在戰爭上的重要，所以〈始計〉篇說：「道者（指政治---浴日註）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同篇又說：「主孰有道」。〈謀攻〉篇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軍爭〉篇說：「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九變〉篇說：「衢地合交」。但是敵人這次進犯粵北，卻沒有取得政治力量的協助，像粵北各縣的公務人員與民眾，沒有一個願為他內應或嚮導，無法收買到鄉間內間與反間。〈用間〉篇說：「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且沿途遇我村莊即放火，見我老少即屠殺，見我婦女即奸淫，無所不為，極人間未有的殘酷，更使我民眾非奮起殺敵，無以圖存，這都是敵人政治的失敗。所以我民眾便實行空舍清野（使其不能「因糧於敵」，見〈作戰〉篇，及「掠於饒野」，見〈九地〉篇）破壞公路，以困阨之，復沿途協同軍隊與團隊截擊敵人，尤以琶江民團更為英勇，動員了七千餘人，執行游擊戰，殺敵數百，生擒五人，並奪

獲軍用品無算。其次敵人對我亦不能施其政冶的技倆，使我軍如〈九地〉篇所說：「前後不相及，眾募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修，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同時復因自己國內政治的腐敗，民不聊生，軍閥只為這己的升官發財，便驅士兵來送死，所以士兵亦不願效命于沙場，做不到孫子所說：「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弄得一敗塗地，不可收拾。

總之，這次敵人侵犯粵北，在軍事上，在政治上，因為違背了孫子的原理原則，便演成悲慘的潰敗，頭尾一個多月中（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今年一月七日），被殲一萬餘人。敵人雖熟讀《孫子》，但不能活用《孫子》，所謂趙括徒讀父書，大敗于秦，就是這個歷史的重演。這個歷史的重演，現正是一幕一幕的展開著。要之敵人此次侵華，在孫子的顯微鏡下已畢露其失敗的真相了，同時我們最後勝利之期，在孫子的千里鏡中亦已看到日近一日。孫子鐵一般的原理原則，在這次大戰中，是這樣的閃爍著它的光輝。

《孫子兵法》在英美

英國小說家布勞著/英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譯
李浴日輯

（一）《孫子兵法》真是世界一部不朽的兵學聖典，現有英譯本、俄譯本、法譯本、德譯本、日譯本。最近美國軍事家松得爾恩氏（E.Sodern）在《讀者文摘》上 ，發表《愚弄敵人的故事》一文曾述「孫子說：『兵者詭道也』，這是戰略之祖孫子的至理名言。 歷史已證明孫子所說的正確，這位中國的天才戰略家，於二十四世紀之前即草了一部《孫子兵法》，二十四世紀之後，全世界的軍事學校，還奉他的書為金科玉律，列為必修科，足見武器雖有更變，戰略的價值則今昔無異。」

（二）外國軍事家對《孫子兵法》真是崇拜。最近美國伊里奧特少校著《納粹的歐洲新長城》一文曾引證孫子的話說：「這永遠是事實，西曆紀元前五百年，中國的偉大戰略家孫子便已說過：『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故我欲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之所備者多，吾之所以戰者約矣。』孫子逝世二千三百年後，我們又發現蕭米尼氏有一篇文章說:『高壘深溝之構築防線的辦法，的確可笑之至。……』倘若我們假定有一條綿亙若干哩，目的在完全封閉一部份邊境的防線，例如法國韋森堡的防線，前有羅德河，右有萊茵河，左有佛日山脈。似乎俱備有一切的安全條件，但這些防線每被攻擊時都遭攻破……這些防線不論天險如何強固，但因它範圍的廣大，已足使守軍無法作週密的防禦，而且每易被敵包抄，把一支軍隊埋葬在戰壕裏，這分明是一件愚蠢的行為。」由此可見孫子不是

「要塞萬能論者」，而對要塞的評價，真足供我們今後國防建設上的參考。

（三）讀者最好是在一開始，就直截了當地明白我並不是一個軍事專家。我最主要的職業是寫小說。可是因為環境的關係，從當小孩子起就逼迫我嚴密地注意著軍事方面的情形。我的作品中有許多都是關於軍人和戰爭的。站在小說家的立場，我在過去和現在，主要的興趣自然在研究人，當我以戰爭為背景而寫出一部小說，我所企圖表表現的，乃是捲在戰爭漩渦中的人們，如何言談，如何思想，如何感覺及如何舉動。同時，我也願意我所描寫的戰事的一切詳情都要正確——譬如一個戰役的戰略，巧妙的戰術和使用的武器和裝備等。

上次大戰時，年歲還沒到達服兵役的我，在一九一四年就入了伍，等到一九一八年戰事結束，我還是一個兵卒，年紀不到十九歲，躺在法國的一家醫院裏。這四年間以年輕而早熱的經驗，自然不可避免地使我對于當兵發生興趣，關于這當兵的事我是永遠忘不了的。可是，到了若干年之後，我才開始以全體作為背景而觀察一個兵卒在其中的行動。戰術戰略就好像一部大機器，而一個兵卒就如這機器的小齒輪一樣。這個觀察的開始，是起于一九二〇年左右我結識了兩個朋友的時候。這兩個朋友一個是蕭（即在阿拉伯作游擊戰的洛侖斯），一個是李德爾哈特，也是有名的軍事史家和思想家。這兩個人之互相認識，於我頗有盡力之處。因為他們的友誼，才會有那一部極充實而極有權威的洛侖斯傳出現——這是在洛侖斯生前哈特所寫，洛侖斯死後又加以修改添補的。

我告訴讀者們這些事實，是想你們知道我雖然不是一個戰略家或者一個軍事專家，但是關予我要談論的專，卻並不是純粹的外行，多少頗有研究，並不是從這次戰爭起後，現才翻軍事史和軍事理論來胡亂說的。

我現在要講的題目，乃是在二千五百年前，一個中國人所寫的關於戰略的論文。《孫子兵法 》這一部書，可以說是世界史中研究戰略戰術原理的第一部著作。但是書裏所陳的許多學理，確是非常適於現代的應用。而在某一些點上，示出和我們現代的著作（包括洛侖斯和哈特）有著密切的連繫。

中國孫子所寫的這本兵法，最近在英國有新譯本出版了。英國托馬斯費立普少校主編一部《戰略基礎叢書》，這部《孫子兵法》便是叢書的第一部。其他的四部是羅馬人維傑希斯所著，杜塞克斯元帥所著．腓特烈大王所著，和拿破崙所著。孫子對於戰爭的理解，和他們中任何一人都有著同等的巧妙，同等的淵博。他說；「兵者詭道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這就是說兵不厭詐。如果敵人是從容安佚，你就使他疲於奔命而沒有休息的機會。如果敵人的力量團結集中，你就設法使它分離。你要「攻其不備，出其不意。」

「敵人如果力量團結集中，就得使它分離！」我們要記著這話說在二千多年以前，是在飛機、坦克、機關槍，或者步槍，甚至於毛瑟和喇叭鎗還未發明的很久以前就說了的話。而這次蘇聯在斯太林格勒之役，把德將馮保拉斯將軍的大軍截斷時，正是一字不差地應用孫子的兵法。他所說的「攻其不備，出其不意」這兩

句話，把用兵之道說得再簡括不過了。經過這麼幾十世紀之後，去年十一月間英美聯合輸送軍隊在北非登陸，正是應用這個原理。

有些地方，他所用的辭句——就是在翻譯本裏面——也自然有點古香古色，奧妙難解。譬如說，孫子告訴我們：「杖而立者饑也。」這個當然是指古昔時代的小軍隊而言。那時用兵沒有現在這樣大的數目，因而司令之官，自可以用他的肉眼一眼把整個的戰場觀察清楚。但是不管武器、方法是如何地變遷，而戰術戰略的基本原則，到現在和當時大致還是一樣。不同的地方，只是戰略方面，現在更為技術化，更為複雜化而已，結果也就因為這樣，現在行兵的錯誤比以前更多。

但是，孫子就在他的言辭最晦澀、最古氣的時候，他對於二十世紀的行軍，仍是語語中的。譬如說，他告訴我們戰爭之道，要受五個永恒不變的因素所控制：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所謂「道」也好像與其是關於戰爭，無寧是關於宗教和哲學的事。但是我們即刻發現這賢明的中國老人所指的「道」，乃是一種忠義之心，「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換句話說即是「舉國一致」。同樣，他所謂的「天」，是說「陰陽寒暑時制也」--這些因素，都是每一個大將在策定作戰計劃時必須注意的。所謂「地」，孫子說；「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現在的官兵無論誰都知道不先詳細研究作戰地的一切，決不能施行軍事行動。

最使我感覺興趣的事，乃是孫子把直接軍事行動和間接軍事行動區別得非常清楚。他說；「戰以正合以奇勝」，即是直接行動可以用來接戰，而間接行動即是制勝之道。又說：「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即是攻擊的方法不過兩種：直接和間接。但是將這兩種組合起來，可得出無數的軍事行動。他是個有教養的人，便拿音樂來作比喻，使他的意思，更為清楚。他說「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我敢說讀者們都知道在近五十年來，軍事專門家之間曾有一個爭論，即是在戰場上決勝之法，以那一種為最好。一方面主張制勝唯一的方法，乃在找出敵人最強之處，迫使決戰而以更優勢的兵力把敵人粉碎。這種說法便是主張用直接行動。這一類的主張者把他們的論據---我認為是錯誤地---放在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慈的戰理上。我們可以大致地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大戰裏，法國的福煦和英國的海格即是以這個學理為基礎而行動的。

另外的一派認為克勞塞維慈氏的文章作得那麼特別的艱澀難解，決沒有上述的這種主張。這一派專家，主張用間接行動的方法。他們說：「要避開敵人的主力。」應用神速和偽裝的方法，使敵人不知道你的意向和行動——記著孫子所謂的兵不厭詐---集中你的力量去攻敵人的弱點或者沒有防備的地方。

在我個人看來，這種戰略在根本上非常健全。李德爾哈特所著《間接行動之戰略》一書裏，以著極詳細的專門知識而形成的方法，即是這個方法。哈特的主張，基於他的理論較少，基於拿破崙的實施者較多。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裏，哈特認為

洛侖斯在阿拉伯和西里亞發動的游擊戰是非常的健全也非常的輝煌。我這樣的說，相信決不是誤解哈特的真意。洛侖斯曾以少數移動的兵隊，獲到巨大的戰果，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同時，哈特認為在法國和比利時的戰壕裏，所實施的直接陣面攻擊，不惟是浪費生命和武器，而且在原理上極不正確。

在這一次戰爭的初期，我們知道李德爾哈特曾受到極嚴厲的批評，因為大家都認為他在主張設一個普遍堅實的防禦，以抵抗任何可能的攻擊。實際的事實是哈特并沒有作過這樣的主張。他在過去的十數年中，曾密切地注意著坦克的發展以及其他攻擊的方式。現在，他實際所說的話---並不是這些話誤傳的結論——已為人們詳細在研究，因而他的偉大的影響又恢復起來了。

更進一步，任何一個人只要公正地觀察戰事的發展，就知道哈特所主張的間接進攻的戰略，正是協約國所採用而獲到成功。蘇聯綿密地排好時間，從幾處向敵人採取攻勢，就是用的是這個戰略，又它包圍德國幾處極強固的、刺蝟式的據點，所用的是這個原理。還有，蘇聯的攻勢，是經過一段消耗敵人力量的守勢之後才進行的---這正是哈特多年以來的主張。又在北非的登陸和英國沙漠軍團從埃及到突尼西亞的大進軍——途程在一六〇〇哩以上——我們都可以看出這同樣的間接進攻的原理，被採用著為一個世界大戰的戰略。老實說，這是公開的事實。十幾世紀以前中國的孫子已經把這根本的原理定下了。困難的地方乃在於這個原理的應用，又在於近代這種技術複雜機械紛繁的戰事裏，怎樣把握住這健全正確的基礎觀念。我相信將來的史家，一定會承認這次

大戰的後期裏，李德爾哈特的影響之重要。同時他們也不會忘記二千五百年前中國的這一個大戰略家——孫子的賢明。